



刊头书法 陈峨

书画艺坛

袁思聪

中国美术学院本科、上师大美术学院研究生，主修油画，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

作品展览经历:2021 上海色粉展;2023“心象造境”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展;2023 第九届中国大学生粉画作品展;2023 国际色彩大赛;2023 第八届国际艺术公开赛。



▲ 色粉
▲ 油画
《欢乐颂》
《咖啡馆》



这几年，爷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我在北京有亲人，咱是真有福了。”

这让我诧异。爷爷做了一辈子农民，一辈子没出过县城，怎么在皇城脚下有门亲戚呢？

爷爷是从苦日子一路走过来的。

出生于解放前的爷爷，七八岁的时候，和两个弟弟一起跟随父亲，走上了乞讨之路。为什么要选择乞讨？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，对他们村子所在区域的水利设施不重视，年久失修，防汛设施严重匮乏。而且村民们没有固定良田，只能租种地主家的土地，又屡遭克扣，只能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泊。一路往东，背井离乡走上一条艰难求生乞讨之路……

北京有亲人

□ 崔立

每忆起这段惨痛往事，爷爷总是摇头叹息，唏嘘不已，慨叹他们当时的苦，又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生在了好时代中。

爷爷说：“后来成立了新中国，政府加强了水利建设，村子里再没有从前那样的水利灾害了，同时政府还给我们每家每户分了固定的田地。”爷爷黯淡的眼神，猛地跳出了光亮，同时继续叙述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。“我是家中老大，也只有在新中国，才能真正的自食其力当家做主人。我努力干活赚到了钱，给自己建了房子之外，还给两个弟弟各建了两间平房。两个弟弟就在那屋子里结婚娶的媳妇，开始他们和和美美的日子。咱是真有福了。”

后来的福气越来越好了。

爷爷本以为他建的那几间平房已经算不了起了。上世纪90年代，父亲在政府给批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二层小楼房。这完全颠覆了爷爷的认知。楼房建成的第一晚，爷爷睡在二楼的其中一间屋子里，高兴得怎么也睡不着，真的像做梦。

这些年，家里又用上了

我与共和国共成长

液化气，添置了电风扇、洗衣机、冰箱等等，还装了空调。空调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爷爷一开始还不明白。盛夏的一天，关上门窗，打开空调，徐徐的凉风从下端的口子钻出来，果真是好凉快。爷爷说：“再也不用担心天热去外面乘凉，被蚊虫叮咬了。不过这也太神奇了吧？叫，叫个啥？”“空调。”“哦哦，空调。”爷爷兴冲冲一脸认真往脑子里记录的样子，引得我们哄堂大笑。

很快又有了第一次爷爷和我说的那句话：“我在北京有亲人，咱是真有福了。”

我故意问爷爷：“是谁呀？咱家什么时候有北京亲人了？”

爷爷笑了，说：“是咱政府好呀，他们要不是咱亲人，怎么会想起给我这个农民发工资呢，钱都打过来了……”爷爷摇晃着手上的存折，满脸欣喜地看着我。

滴水之恩当铭记于心，更何况是如此大的恩情。从旧社会一路走来的爷爷感受着身边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宏伟变化，又亲身得到了这份“真金白银天大的馅饼”。我为咱北京的亲人深深地鼓个掌。咱是真有福。

夹在诗集里的月光

□ 向希佩

夜深，残破的书本里溢出冷冽银浆是月光，偷渡了梦的边防字里行间，她轻抚每行忧伤将孤独，揉成细腻的清霜

墨香与夜凉交织
我，是网中困顿的畅想
笔下灵魂，渴望着风的狂放
却只能在纸页间，缓缓游荡

月色，何其明亮
照亮了我心中无尽的蛮荒
但这份光，也太过凄凉
映照出我，码字路上的彷徨

书页翻动，是时间的风浪
推着我，向未知的岸旁
生活的路，是如此漫长
我却只愿，与月光共赏。

幻想中，我长出翅膀
随风起舞，掠过云的屏障
逃离这，沉重的人间剧场
飞向，轻松快乐的远方

但月光依旧，静静凝望
提醒我，梦想与现实的呆账
我终将回归，这孤独的秀场
继续书写，属于我的断章

就让这月光，夹在我的诗集
成为我，孤独旅程中的一丝烛光
即使前路漫漫，充满迷茫
也有她，伴我走过每个晚上

沟通的温度

□ 荀虎

优先选用微信文字留言。若是事情比较复杂，难以通过文字表述清晰，需电话沟通时，应先通过微信征得对方同意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是否处在嘈杂的环境，是否忙碌，或身边是否有其他人员在场，直接打电话可能打扰到对方，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困扰。在这个讲究人际良好关系的时代，避免冒失的行动显得尤为重要。

缓慢地写下文字，并非效率的天敌，反而是沟通质量的盟友。每一次刻意选择用文字表达，都是一场意识的深耕。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文字，都给予我们时间去组织语言，清晰思路。书写的文字如同经过沉淀的思考，它们携带着更为精确的信息，更深厚的情感，跨越虚拟的空间，到达对方的心灵深处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只是信息的传递者，也是情感的编织者。文字给予了我们一种特殊的力量，让我们在快节奏的交流中，重新找到一份沉着与耐心。

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数字时钟的指针似乎永远在飞速转动，人们在快节奏的漩涡中奋力追逐，速度成为了至高无上的追求。然而，当匆忙的脚步逐渐迷失了心灵的方向，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内心深处的角落——“优先使用文字表达，其次选择电话，尽量避免使用微信语音。”

曾经，我也热衷于便捷沟通。当语音和视频通话成为指尖下最轻松的选择时，我沉醉于这种即刻连接的喜悦之中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在紧急且重要的会议准备中，选择了快速的电话沟通而非书面报告，那结果的混乱与误解让我意识到：快，并非总是好。

从那以后，我刻意选择并实践这样一种沟通方式：在能够通过文字表述清晰的情况下，尽量避免使用语音；在能够通过电话直接沟通交流时，尽量避免使用即时通讯软件的语音或视频通话。这并非是一种科技恐惧症，而是一种回归沟通本质的尝试，是在寻找一种心灵的共鸣与思维的平衡。

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事，就

等待回复的时刻，也变成了自我反思的契机，我们开始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，而不是被外界的嘈杂所淹没。

同样地，当我们选择拿起电话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，而不是依赖于社交软件上的快捷通话，我们重新发现了语言的温度。那种直接从心底发出的语调，那份被声音携带的情感，使得交流变得更为真实与直接。在这样的通话中，我们学会了用心倾听对方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停顿，而不是仅仅在等待一个回答的机会。

这样的沟通方式，好似在搭建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人与人之间被忽略的情感细节。它使得对话成为一种享受，一种深入灵魂的互动，而不是匆匆忙忙的信息交换。

在这个强调效率的时代，让我们不忘慢下来，用书写的文字和真诚的语言，构建起沟通的平衡。在缓慢写字中寻找深度，在电话通话中寻找温度，让每一次沟通都成为心与心的桥梁，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。如此，我们或许会发现，沟通的本质不在于速度，而在于那份能够穿越时空的理解和感受。